



大学译丛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社会学与人类学

Marcel Mauss

[法] 马塞尔·莫斯 著
余碧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学与人类学

主编：王 毅
副主编：李 强



社会学与人类学

〔法〕马塞尔·莫斯 著
余碧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与人类学/(法)莫斯(Mauss, M.)著;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6421-1

I. ①社… II. ①莫… ②余… III. ①社会学—文集

②人类学—文集 IV. ①C91-53②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400号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0

12^e edition “Quadrige”; 2010

根据1995年法国大学出版社第6版译出
并据201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第12版校订

社会学与人类学

[法] 马塞尔·莫斯 著 余碧平 译

责任编辑/莫晓敏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437,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6421-1/C·058

定价: 6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中文再版译序

“感受”、“理性”与“良知”

转眼间，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中译本面世已经十年了。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对全书做了修订，增加了原书页码等。修订之余，仍觉意犹未尽，故补缀数语如下，以作再版序言。

多年以来，每与人谈起马塞尔·莫斯，一股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也许，莫斯生前并不知道，他的“论礼物”、“一般巫术理论概要”、“一种人的精神范畴”、“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钱币概念的起源”等论文，就是他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许多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如梅罗-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玛丽·道格拉斯、德里达、利科、布尔迪厄等人，都承认自己曾受惠于他。当然，礼物是有“精灵”的，它一直跟着收礼人，“如影附随”，敦促收礼人做出更多的回报。而对莫斯的作品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重新解释“莫斯之谜”。

“莫斯之谜”源于莫斯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在莫斯看来，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完整的”，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这一“完整性”并不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简单相加，而总是大于它们的总和。列维-斯特劳斯把它比作为“流动的所指”，它既在语言体系之

中，又逸出其外。任何科学只能部分地规范它。这一“完整性的悖论”就是莫斯之谜。

不过，对于我来说，“莫斯之谜”已经逸出了实证科学的领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这里，我想通过对“感受”、“理性”和“良知”的重新解释，来回答“莫斯之谜”。

一、“感 受”

根据莫斯对玛纳、豪和“礼物的精灵”的分析，我以为，这一“流动的所指”就是人类对于宇宙、人生的生命感受或生活感受。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先民们很早就感受到自己与周遭世界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生命联系。比如，在早期人类的神话、史诗和宗教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要素，即各个文明中都存在着神抔土、并向土吹气，然后造出人的传说。

首先，在中国“女娲造人”的传说中，女娲就是抔土、吹气造人的，而且，人的精神是与“气”相关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精神”与“气”相连，如“某人精气神十足”。而且，古代中国人还认为，人与天、地、神灵是通过“气”来沟通、往来的，人甚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又如，在苏美尔人那里，神是把被杀死的诸神的血与黏土揉捏在一起，造出人来的。而神的血中是带有“精气”的。而在希伯来人的《旧约》中，上帝造人有两种说法，一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意象 (*image*) 来造人的”；二是上帝抔土、吹气造出人来的。由此可见，人的精气神源于上帝。后来，在拉丁文、英语、法语中，“精神”的词根就是“气”。

由此可见，在中外文化中，“气”既是物质，也是精神，换言之，气是身心合一的。如在中文中，我们在形容人时会说“血气方刚”、“某人气色不好”，在谈及艺术作品时，会用“气韵生动”来形容。即使是说及自然界，也会说“生机盎然”、“气象万千”等。总之，中国文

化的根本在于“天人合一”，即天乃人之根本，而人分享了天的本性，所以，人性与天性是相通的。为此，人可以“尽性知天”。即通过尽心知性，从而理解天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哲学上（如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等），还是中医、武术、茶道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亦有类似的“天人合一”说。西方人一直认为血液中有“精气”的。只是到了笛卡儿那里，西方科学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笛卡儿提出了“身心二元论”，精神与物质才完全分离开来。从此，“气”只是一种物质而已，与精神毫无关系。而且，自然界只是永恒不变的机械构造，僵死而无生机。

不过，在一个世纪之后，卢梭就颠覆了笛卡儿的这种“身心二元论”，认为人在第一自然状态下是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前反思的和前理性的纯净情感，不仅自爱，还对世界上的一切怀有同情心。尽管有障碍，但是，人心是可以与外在事物交流和沟通的。为此，卢梭晚年还特别描述了自己与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可以说，这又重新复活了传统“天人合一”的生命感受，为随后的浪漫主义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谢林那里，自然与精神成了“一体两面”的东西。这一切为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奠定了哲学基础，即，艺术作品展现的不是机械、僵死的人、物或世界，而是生机盎然、气韵生动、气象万千的生活世界。换言之，充满灵性和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才是美的。

到了20世纪初，胡塞尔通过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深入研究，发现人的生活感受才是我们一切主观研究或客观研究的“地平线”或“视域”，它是人类立足的“大地”。据此，胡塞尔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原始的始基大地是不动的”，把自己的这一发现称为“反哥白尼革命”。^①而20世纪一系列生态灾难和伦理危机也说明了，脱离人的生活感受，任何

^① Edmund Husserl: *L'Arche-originaire Terre ne se meut pas*, trad. fr. D. Frank, in *Philosophie*, n. 1, Jan. 1984.

客观的科学研究都可能让人处于“失根”状态，成为失去家园的漂泊者。

二、理 性

那么，如何来把握这一对于宇宙、人生的生命感受呢？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解决方案是努力扩大人的理性，建立最大的范畴目录，不断逼近这一生命感受。^①显然，这一“理性”概念带有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的痕迹。其实，在欧洲思想史上，“理性”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中的逻各斯（*logos*）。它是通过语言等象征符号体系展现出来的；而这些象征符号体系分为逻辑与修辞，又统称为“辩证法”（即对话的艺术）。由此可见，在早期希腊人看来，使用“理性”就是“讲道理”；因为说话就是让人懂和理解，否则就是一团杂音。因此，理性既是广义的理解力，也指狭义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追求的是普遍性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理解力却不仅限于此，还通过例证、隐喻、类比、营造氛围、改变空间布局等方式来说明对象，它们也能说服、感染人，如诗歌、戏剧、叙事等修辞（雄辩术）和建筑、设计、绘画等艺术作品。

在古希腊时期，理性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有泰勒斯等人的分析理性、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性、智者派的修辞理性、柏拉图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阿基米德的机械理性等。不过，进入中世纪后，科学理性遭到抑制，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修辞理性（类比的艺术）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理性才得以复兴，笛卡儿在伽利略“新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普遍数学”为导向的古典理性观念。

^①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2^e edition, 2012, pp. LI - LII.

但是，在18世纪初，笛卡儿的古典理性观念遭到了维柯的批评。笛卡儿对人文、修辞、法律、历史等研究很轻视，因为笛卡儿强调的古典理性是以普遍数学为基础的，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结构，所以他的思想取向是“反历史的”。而且，尽管笛卡儿是学法律出身的，但是，他从20岁起，就完全摒弃了人文研究。^①对此，维柯感到很困惑，因为他本人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的是“修辞学”。不久，他受到格劳秀斯等自然法理论家的影响，发现通过改造自古罗马法学家以来的“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的传统，可以揭示出人类各民族“共同本性”或“自然权利”、“普遍权利”，也即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而且，历史学研究不再是各种故事叙述，而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史。其中，神话、诗史和理性自觉等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维柯把这种历史研究称为“新科学”，并认为自己的这一研究像培根的《新工具》、伽利略的“新科学”一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此后，经过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洗礼，现代造型艺术更是通过空间重构、变形与交叠来宣泄或绽现人的生命或生活感受。比如，艺术家可以通过角落设计，让人感受到空间的流动性；或者，通过垂直面或横向面的装饰，让空间显得高大或有纵深感。或者，通过空间的变形与扭曲，表现出人的恐惧与不安的情绪，如蒙克的《呐喊》。这种可理解性就属于广义的理性。

虽然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科学理性与理解理性的态度不同，时而高扬科学理性，时而推崇理解理性，但是，它们都是以人的生命感受或生活感受为根基的，相互激发、互补和交错，绽现和丰富了人的生命感受。

^① *The 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M. H. Fisch and T. G. Berg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28.

三、良 知

此外，在人的生命感受的道德性方面，莫斯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在《论礼物》中，莫斯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同时存在着“礼物道德”和“商人道德”，而且，人类可以用前者来“补”后者之“缺”。比如，工人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商品，即使是在多次卖出后，仍有“追及权”，这犹如“知识产权”一样。社会有责任对他们做出更多的回报，比如“失业保险”等各种社会福利。^①不过，莫斯所说的这些道德都属于伦理生活的范畴，而与“道德良知”仍有差别。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就是与他人、自然共处，过一种日常的伦理生活。当然，日常伦理生活中是有道德良知的，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人们在伦理生活中常常考虑的是当下直接的和有限的问题，遵循的是各种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比如，“礼物道德”就是不成文法，中国人常说“人情债大似天、没钱顶锅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有到了某些人生节点，即哈姆雷特所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的时候，道德良知才会突现出来。它不知来自何处，推动着人去做出决定（在德文中，“良知”[Gewissen]就是被动的）。在这些人生节点上，人就像站在人生的终点对自己做“盖棺定论”，所做的决定如同把自己整个人生都“抵押”了出去，而且不求回报。这也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说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的原因。如果说在礼物道德中，收礼人只是把自己的信誉“抵押”给了送礼者，那么道德良知则是让人把自己的一生“抵押”给了上天或神（上帝），而且不求回报，只希望“心安理得”。前者是有限的和世俗的，而后者却是无限的和超越的。可以说，在人的生命感受中，唯有道德良知才是通达“天、地、人、神”的，也是安身立命

^①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2^e edition, 2012, pp. 260 - 261.

之处。

换言之，人类伦理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是有违道德良知的。比如，在中国古代徽州，有许多“贞节牌坊”，这些都是古代伦理生活的产物；但是，它们却是有违良知的，是对女性的摧残。因此，从结构上看，伦理生活表现为“显”与“隐”两个向度。“显”是指伦理生活的规范性方面，它是对真、善、美等无限性的有限界定与解释，所以也是有限性的；而“隐”则是指伦理生活的无限性指向，即“直指良心”，社会成员有时会通过诉诸良心来批评各种伦理规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比如，《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作品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良知诉求。而且，历史也表明，人类通常就是通过直指良心来批判伦理生活中的“劣规陋习”，从而“移风易俗”，不断实现伦理规范性与道德正当性的统一。

余碧平

二〇一三年

中文初版译序

《社会学与人类学》是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的主要代表作，收集了他一生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于1950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已出了六个版本，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文献之一。

莫斯于1872年5月10日生于法国埃皮纳尔的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犹太教教育。后来在舅舅涂尔干等人的着意培养与提携下，逐渐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界崭露头角。他曾帮助涂尔干撰写了著名的“论自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论原始分类”和“社会主义”等论著，并于1898年与涂尔干等人一起创办了《社会学年鉴》，形成了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学派”。在涂尔干于1917年去世后，他继续领导法国社会学学派，并主持《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工作，培养出了乔治·杜梅兹勒、路易·杜蒙、让-皮埃尔·韦尔南等举世闻名的学者。

莫斯一生勤于著述，而且以专论见长。如著名的“论礼物”一文，就是人类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文献之一。但是，必须指出，收入本论文集的其他论文同样重要。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杜蒙就曾说过，其中任何一篇论文都足以使莫斯名垂青史。拿其中最短的一篇专论“各种身体的技术”来说，它曾对福柯晚期的“修身技术论”和布尔迪厄的“习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莫斯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研究。首先，他仍然坚持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基本研究取向，即在社会生活中探寻人类理智范畴的基础和演变。在与涂尔干合著的“论原始分类”中，他主张人类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对现象和事物进行分类。在这方面，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虽然原始人注重在具体的现实中进行范畴分类，而现代人则更注重抽象性，但是对于双方来说，分类活动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情，而是集体意识的反映。因此，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来说，重要的是要探讨人类精神的主要范畴是如何在集体表象中演变的。莫斯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收入本论文集的专论“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我’的概念”。他首先分析了在原始社会中，人的观念是通过面具和姓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又在基督教中演变成了“位格”，直至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成了“主体”和“我”的代名词。

其次，与涂尔干等人不同，莫斯更强调社会现象的完整性，它们作为象征符号(les symboles)不仅体现在语言和人的行为中，而且还表现在习俗和典章制度之中。因此，要研究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就必须把相关的各门学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如在收入本论文集的专论“各种身体的技术”中，莫斯就力图把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是怎样以无意识的方式通过教育来塑造个人的身体习惯的。另外，在“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一文中，莫斯又专门研究了地理环境、气候与爱斯基摩人社会的组织、宗教、法律等的关系。他发现爱斯基摩人社会的组织、宗教与法律在夏季和冬季里是不同的。在夏季，爱斯基摩人要从事狩猎等活动，所以要分散活动，在社会组织、宗教与法律上就带有个人主义与家长制的特点；而到了冬季，人们则过着群居的生活，社会组织、宗教和法律则带有氏族共产主义的特点。

当然，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证还是“论礼物”一文。莫斯发现，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与氏族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极其重要的，它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事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它们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涉及社会道德、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现象，因而必

须用非经济的方式来解释。经过研究，莫斯认为礼物交换实际上是一种体现了“互惠性”的社会现象，它要求个人或群体送礼、收礼和还礼。

在莫斯生前和逝世后，其思想对各门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礼物交换的“互惠性”模式最具启发性。乔治·巴塔耶在“被诅咒的分配”中直接应用了这一模式，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追求荣誉为起点和归宿的，即使是在撕破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亦是如此。比如在美苏争霸时期，军备竞赛很少是出于什么经济考虑，而是追求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或一个群体的荣誉与优越性，但是它又衍生出许多民用产品，如因特网、手机等，这些最初都是军用物品，谁会想到今日已经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商家赢利的利器呢？列维-斯特劳斯则将这一模式应用到亲属关系的研究之中，遂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本成名作。^①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更有皮埃尔·布尔迪厄把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应用到对作为社会分层之根据的“资本”的分析上。他受莫斯对“声誉货币”的分析的启发，把人所拥有的学历、社会关系都归结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这种布尔迪厄式的经济主义实际上是对莫斯思想的“背叛”，因而立即遭到了让·鲍德里亚和阿兰·卡耶的激烈反对。鲍德里亚原本准备跟布尔迪厄做博士论文，但是在如何看待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方式上，双方毫无共同之处。后来，他发表了著名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论集》，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物品的使用）、交换价值（货币与商品价值）之外，还存在“符号价值”，它不仅与一切功利主义无关，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在鲍德里亚之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阿兰·卡耶于1980年联络一大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历史学与哲学界的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功利主义的运动”（Mouvement anti-

^① 据马塞尔·富尼埃说，他曾写信给列维-斯特劳斯，要求公布莫斯与他的通信集，但是遭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拒绝。据说，莫斯在这些通信中曾具体指导列维-斯特劳斯如何用互惠性原则来研究婚姻和家庭。

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缩写为“MAUSS”, 即“莫斯”), 先后创办了“莫斯通报”(Bulletin de MAUSS)和“莫斯杂志”(Revue de MAUSS), 试图通过对布尔迪厄经济主义的批判, 恢复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真意, 重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对于这一批评狂潮, 布尔迪厄不得不做出回应。在1992—1993年的“法兰西学院授课”中, 他再次坚持自己对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理解。^①

在学术论争之外,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莫斯”热在国际上开始升温。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先后举办了有关莫斯的国际讨论会。也许是世纪末的“怀旧情结”在作怪, 法国大学出版社一连出版了莫斯的两本遗作: 《涂尔干-莫斯通信集》和《政治论集》。至此, 莫斯的全部作品可以说都问世了。其中,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社会学系的马塞尔·富尼埃教授在整理这些文献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于1994年发表了《莫斯传》(Marcel, Editions Fayard, 1994), 为我们理解莫斯的思想提供了翔实的生平资料。

本书的翻译始于2000年1月。其间, 我曾得到一些外国友人的热情帮助, 他们是阿兰·卡耶(巴黎第十大学)、卡米耶·塔罗(法国冈恩大学)、蒂埃里·卢卡、雅克·朔伊尔、迈克尔·辛格尔顿(比利时鲁汶大学)、让·贝希勒尔、让-吕克·玛丽昂(巴黎索邦大学)、克洛德·安贝尔(巴黎高师)、马塞尔·富尼埃(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康坦·戈塞(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在此, 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 莫斯生前工作过的巴黎索邦大学、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五部和法兰西学院曾热情地接待了我, 为我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里, 我也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 这本译著一定存在着疏漏和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余碧平

二〇〇三年

^① 《法兰西学院年鉴: 1992—1993年》, 巴黎, 1993, 第611页。

目 录

- 第一版序言(1950年) / 乔治·居尔维茨 001
马塞尔·莫斯的著作导言 /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003

第一部分 一般巫术理论概要

- 第一章 历史沿革与原始材料 039
- 第二章 巫术的定义 045
- 第三章 巫术的诸要素 052
- 一、 巫师 052
 - 二、 各种行为 070
 - 三、 各种表现 085
 - 四、 一般的观察 109
- 第四章 对巫术的分析与解释 114
- 一、 信仰 114
 - 二、 对巫术现象的分析·对意识形态的解释的分析·论仪式的有效性 120
 - 三、 玛纳 129
 - 四、 各种集体的状态和集体的力量 143
- 第五章 结论 161
- 附录 165

第二部分 论礼物：古代社会里交换的形式与根据

导言 论礼物，特别是还礼的义务 171

第一章 被交换的礼物与回报它们的责任（波利尼西亚） 181

- 一、完整的供应，同母异父系的财产对男系财产（萨摩亚） 181
- 二、礼物的精灵（毛利人） 184
- 三、其他主题：送礼的义务，收礼的义务 188
- 四、评论：送给人的礼物与送给诸神的礼物 190

第二章 这一体系的外延：馈赠、声誉、钱币 199

- 一、慷慨大方的诸规则（安达曼群岛） 199
- 二、礼物交换的原则、理由和强度（美拉尼西亚） 200
- 三、美洲西北部（荣誉与信用） 222

第三章 这些原则在古代法律与古代经济中的延续 258

- 一、人法与物法（远古的罗马法） 259
- 二、古典印度法（礼物论） 271
- 三、日耳曼法（抵押与礼物） 282

第四章 结论 290

- 一、道德的结论 290
- 二、经济社会学的结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结论 297
- 三、一般社会学的结论与道德的结论 306

第三部分 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实际的和实践的关系

第一章 社会学在人类学中的地位 317

第二章 心理学最近对社会学的帮助 323

第三章 社会学要向心理学提供的帮助 329